

民国秘闻丛书

从末代扑护 到民国总统护卫

王鲁东 著



青岛出版社

民国秘闻丛书

从末代扑护 到民国总统护卫

王鲁东 著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贺中原

封面设计 范开玉

民国秘闻丛书
从末代扑护到民国总统护卫

王鲁东 著

*

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邮政编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青岛双星集团华信印刷厂印刷

*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10 印张 2 插页 250 千字

印数 1—6000

ISBN 7-5436-1583-5/I·227

定价:12.50 元

自序

五年前，在一篇文章上获悉，老舍先生生前留下一个遗憾：来不及将老北京摔跤界的事儿付之墨端。

这是敲定我写《从末代扑护到民国总统护卫》的关键一槌。

现中国式摔跤传统的称谓为“中国撂跤”。由于它集健身、防护、实战为一体，因此，历来是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尤其受到清代皇帝的重视。八旗各营平时操练武功，均以撂跤作为考核内容，佼佼者可保荐进善扑营试艺挑缺。善扑营是康熙年间出于巩固政权目的而成立的一种极特殊的侍卫组织。善扑营内的撂跤者称之为“扑护”。扑护是一种官职，平时在官中，对太极、八卦、形意等中国武术不断进行研习，去粗取精，衍变融贯于撂跤技艺，成为既具实战能力又能健身的一枝武术奇葩。扑护除在“年班”、“围班”时受召与蒙古武士摔跤起威慑作用外，平时担任皇宫大内的扈从宿卫。清朝灭亡之后，善扑营所剩之人寥寥无几，或老迈苍苍或另谋生计。由于善扑营撂跤技艺极其珍贵，故多不外传。虽扑护出宫流入民间，偶有迫于生计教些弟子，换资糊口，但浓重的保守意识导致多有截流。弟子再传，越传越少。但喜爱这门功夫的大有人在，民间卖艺者也继承了其中一些技艺，方使之没有彻底失传。贺

龙元帅生前曾评价中国摔跤说：“我们中国式摔跤很科学，技艺也高，我们不要光学外国人的东西，也要让外国人学学中国人的东西——把中国式摔跤推向世界！”近年来，国际上对中国摔跤日益重视，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一些国家均成立了中国摔跤协会组织，设立了法国“巴黎市长杯”比赛，以促进这项运动的振兴和发展。

对于中国摔跤的历史源流、发展及演变，涉览者极少。至今，我没见到一部反映这一民族文化题材的作品，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我提笔弥补这一民族文化空缺。

令我不能忘怀的是，《从末代扑护到民国总统护卫》这部书稿，从一开始就得到方方面面的关心和支持。青岛日报社的齐宗连副总编、张幼川主任和董金田编辑率先当“伯乐”，热情举荐在《青岛日报》连载，杨兆振总编、蔡晓滨、孟鸣飞二位副总编对书稿亲自审阅、把关，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较好评价。青岛出版社的贺中原编辑又甘为“人梯”，为此书的正式出版付出宝贵的心血，在此，我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向本书所有的读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王鲁东 1997年3月1日于青岛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章	去留肝胆两昆仑	(1)
第二章	少年把酒逢春色	(16)
第三章	咬定青山不放松	(44)
第四章	不教胡马度阴山	(70)
第五章	水深自有渡船人	(84)
第六章	虎跃龙腾金梦圆	(100)
第七章	更无豪杰怕熊黑	(117)
第八章	秋水共长天一色	(133)
第九章	残花落尽见流莺	(166)
第十章	更添波浪向人间	(185)

第十一章	长纛在手缚苍龙	(213)
第十二章	山头日日风复雨	(233)
第十三章	万里西风夜正长	(261)
第十四章	卧薪尝胆壮行程	(285)
第十五章	承先启后继代人	(297)
后记		(312)

第一章

去留肝胆两昆仑

公元1912年2月12日，在辛亥革命浪潮冲击下，清政府接受南京临时国民政府的优待条件，隆裕太后及溥仪于紫禁城养心殿，宣诏退位。

至此，自顺治元年（1644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统治中国268年的最后一代封建王朝覆亡。

其后，袁世凯胁迫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从而窃取了总统职位。北京城头变换上红、黄、蓝、白、黑五色北洋旗。

坐落在西城小护国寺的善扑营，也改换了门庭，成了北洋军的一个旅部。

一个雪后初霁的日子。善扑营街前并排走来三名身躯伟岸、留着新式齐耳长发、紧身装束、威武凛凛的壮汉。

中间那人三十多岁，穿一件黑色对襟罩衫，神情沉稳，透出一种老到。左边那人二十五六岁，穿一件蓝布短装，扫帚眉铜铃眼，露着一种粗豪。右边那人二十岁出头，身着青色薄袄，紫红面庞，剑眉虎眼，二目炯炯有神，显露着刚健、机敏。

那三十多岁的汉子叫马风喜，左边那人叫褚林，右边那位光照人的后生姓名郭定昌。他们都是前清善扑营的扑护。今天，三人看了临时国民政府对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后，前来小护国寺接受北洋军改编的。

“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共分甲、乙、丙三项。甲项共八款，第八款规定：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三人在小护国寺前停住了脚步。眼下的小护国寺冷清、沉寂、阴森，只有山门前的那两尊灰色石狮一如既往地呲牙咧嘴，默默地显示着雄威。朱红漆门两边的竹竿上各挑着一面五色旗。旗下，笔直站立着两个头戴大盖帽，身穿黄斜纹布军装、打裹腿持步枪的卫兵。

定昌抢先迎上去，冲卫兵鞠个躬，客气道：“爷们儿，我们都是原先善扑营的扑护，是来接受改编的。”

两个卫兵上下打量了三人几眼，其中一个把头冲庙里一扭，示意里面办事。

三人又冲卫兵鞠了个躬，抬步进了庙门。

庭院里不见一个人，只有几只老鸱站在枯枝上，伸长脖颈呱呱叫着。

三人正打量着，就听东庑房传来一声喝问：“嗨，干什么的？”接着，棉帘一掀，从屋里闪出一个腰挎木壳短枪的剽悍军官。

马风喜上前冲军官鞠个躬，说明来意。

军官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一边用手不停在鼻子上揉着驱赶寒气。待马风喜说完，他沉了好一会儿功夫，才怪声怪气地说：“你们当了这些年扑护，兜里的银子怕盛不下了吧！”

扑护是清朝皇宫侍卫的一种官职。最低的顶戴为暗白色或亮白色，每月可得俸银六两；最高的顶戴为亮蓝色，每月可得俸银十多两。但是，到了晚清，朝廷腐败，国库空虚，扑护们的俸银往往不

能兑现，只能靠固定的俸米维持生活。然而，在外人眼里，仍以为他们俸高饷丰，令人羡慕，使人眼红。

定昌怅然一笑回道：“爷们儿，您逗了。我们不比那些王爷，这兜儿里跟您一样，也是‘老太太的肚皮——干瘪’！”

褚林也怒道：“有钱就不来接受改编啦！”

军官一愣，顿时两腮涨红，喝道：“谁跟你们逗闷子！放明白点，现今儿，这地界儿是城防旅，不是善扑营！”

褚林又怒道：“城防旅不是阎罗殿吧？怎么着，还非得亮亮腰包不成？”

顿时，军官两腮由红变白，勃然变色道：“少废话！你反对共和是怎么着？”

褚林将脸色一横，正要再开口顶撞，定昌忙拽了褚林一把，冲军官点头一笑道：“爷们儿，反对共和我们担待不起。今儿个，我们来接受改编正是冲着共和来的，也盘算着跟您一样为共和尽点微薄之力。”

马风喜心里明白，捅破窗户说亮话，军官就是想敲几个过路钱。当即赔个笑脸说道：“您就请好吧，以后有好事绝忘不了您。”

正这时，刮起一阵狂风，风卷残雪漫天飞舞。军官扬起胳膊遮挡风雪，下了台阶说：“跟我进来。”

三人跟随军官进了屋。

这间庀房高大宽敞，原是善扑营的扑护冬天练功比武的跤场。眼下，成了北洋兵的宿舍。进了门，定昌一眼看到正面墙下的条桌上，供奉着一块长生牌位，上面写着三个朱红楷体大字——袁世凯。屋里，七八个北洋兵有的蜷缩在地铺上打盹，有的蹲在火炉前烤着窝头，有的围在一堆儿聊天。定昌、马风喜、褚林只觉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望着天棚愣神。

这时，就听军官厉声问道：“嘿嘿嘿，别犯愣！快说，叫什么名？”

定昌打了个激灵儿，略一定神儿指着马风喜、褚林回道：“他叫

马风喜，他叫褚林。我大号叫郭定昌，字永顺。”

军官听了冷冷一笑，停下笔奚落道：“你定个屁昌！除了袁大人，有谁能保咱中国兴盛！”

“哈哈……”屋里的北洋兵狂笑起来。

“嘿，看把你烧包的。”军官不屑地啐了一口。

定昌出奇地冷静，微微一笑，反唇相讥道：“袁世凯袁大人比孙文怎么样？”

军官经定昌一问，陡然一震，讷讷不知如何回答。

静寂片刻，只见军官眼珠一转，又缓缓提起毛笔悻悻问道：“少废话！民族？”

清末民初，问及民族，满人习惯称自己为“旗人”或“在旗”。

于是，定昌便顺口答道：“旗人。”

听了“旗人”二字，军官就像洋火点着了麻雷子，顿时暴跳起来，吼道：“好大的胆子！别人骑马，你敢骑（旗）人！”骂完，伸开五指，抡圆胳膊，铆足劲朝定昌的脸上扇去。

定昌急忙闪身躲开军官的巴掌，正待发作，猛然醒悟过来，暗思量：“是了。这位军官怕是把‘旗’字误会成‘骑’了。”当即赔个笑脸，宽容地说道：“您误会了。我是说‘在旗’。”

其实，那个军官并不是误会，而是为刚才定昌揶揄他发恨，故意找茬儿寻报复。登时，怒目圆睁，厉声吼道：“再骑（旗），再扇！”说着，又伸掌挥臂朝定昌扇去。

这一回，定昌看透了军官的心思，原来是故意找茬儿，捉弄人，不由一腔怒火直冲斗牛。待到军官的巴掌扇近左腮，左手已闪电般伸出，叼住了军官的手腕；右手正要使出个“鹞子钻天”，借着对方的力道，进招儿来个“架梁脚”，心里又咯噔一下，登时想到，眼前的人是国军，跟他们较不得真儿。便收住手脚，只用左手把军官轻轻一带，打算化解对方的攻势。没料到，他出手无力，对方却受之有功，一抽手竟被定昌脱了腕子。登时，军官抱住手腕，蹲在地上嚎起

来。

屋里，其他几个北洋兵见长官吃亏，急红了眼，发声喊：“把小丫头养的抓起来！”呼地跃起身，一齐挥拳朝定昌扑来。

定昌迅转车轮步，一个“风摆荷叶”，竟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出人群，绕到北洋兵身后。

北洋兵扑了个空，正晕头转向时，蓦地，军官发现了定昌，惊讶地怪叫道：“嗨，小丫头养的是属耗子的，躲在那儿呢！”

北洋兵“唰”地转过身，扫视了一圈，见定昌正双臂抱在胸前看热闹，又发声喊：“砸烂他的骨头！”抡臂挥拳扑上来。

定昌见众北洋兵再次蜂拥扑来，灵机一动，急蹲下身，作了个抓土状，又跃身而起，大喝一声：“着！”张开巴掌向众北洋兵甩去。

众北洋兵以为定昌撒把土甩过来，慌忙闭上眼睛，中了计。定昌乘此时机，急步又转到北洋兵的身后。众北洋兵闭眼等了片刻，见没有动静，又纷纷睁开双眼，已不见定昌。军官抬眼扫视一圈，发现定昌站在身后，大喊：“那儿呢！”

定昌本打算略展身法，用功夫震慑一下北洋兵，别无理取闹，谁知那些人不识好歹，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大动起了干戈。

马凤喜、褚林见事不好，而身在兵营又不便挥拳相助，只好伸展双臂，挡住北洋兵。

军官见状吼道：“造反是怎么着？！”

定昌见事态恶化，正琢磨如何应付，一眼瞧见那张供奉袁世凯长生牌位的条桌。登时，大喝一声：“若再无理，就像桌案！”说着，一个箭步跃到条桌前，使出个“罗汉桩”，把丹田气运至肘尖，“嗨”的一声，曲肘朝桌面击去。只听“咔嚓”一声，半寸厚的紫檀木桌面被击为两截。那块袁世凯的长生牌位被震得腾空飞起，“噹”的一声，将顶棚、房瓦撞破一个窟窿，飞出屋外。

北洋兵见状惊得张嘴结舌，目瞪口呆，老半天醒不过神儿来。

说来也巧。就在那块袁世凯长生牌位从半天空落下时，赶巧从

正殿里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军官，身穿黄呢军服，佩绶带，头戴鸡毛掸子似的高筒军帽，留着络腮胡子。那个军官的前腿刚跨出殿门，牌位也“咚”的一声砸落脚前。军官打个激灵儿，随即纵身跃起，腰旋体转，捷如飞鸟，眨眼已在十多步远处停住。

这位军官姓宋，名凤轩，字宇翔，山西太原人，时任北洋政府京畿警备师第三旅旅长。其少年时，在太原投形意名家“山西董”（即北京传奇武士“大刀王五”之师）习练形意拳，武功精深。后考入袁世凯所办“保定军校”，毕业后留北洋军任职。

宋凤轩轻捷落地，两眼鹰隼般朝四周掠过，没见异常，才神色一松，弯腰从地上拾起那牌位。一见“袁世凯”三字，登时一怔，剑眉倒竖，厉声骂道：“是谁不想要吃饭的家伙了！”骂毕，怒气冲冲进了庖房。

北洋兵正朝着天棚愣神，见宋凤轩满脸杀气进来，不由“唰”的一个立正，惊惧地打着敬礼齐呼：“旅长安康！”

宋凤轩怒目横眉，虬须倒竖，指着手中的牌位，厉声问道：“谁吃了豹子胆？！”

军官慌忙从地上爬起来，又“哎哟”一声握着手腕蹲在地。只见那只右手面条似的软不拉叽耷拉着。

一个北洋兵指着定昌说：“他干的。”

另一个北洋兵也慌忙跨前一步，朝宋凤轩告道：“小丫头养的还把胡连长的腕子卸了。”

宋凤轩双眼一瞪，露出凶气，盯住定昌。

定昌不慌不忙，朝宋凤轩鞠个躬，客客气气把发生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宋凤轩听完定昌一席话，又打量了马凤喜、褚林一眼，沉声问道：“是怎么回事吗？”

褚林瓮声瓮气答道：“蒙您，是小丫头养的。”

这时，宋凤轩面色一松，咳嗽一声，把牌位交给一个北洋兵拿

了。又踱步到军官身前，淡然不屑地说了一声：“把腕子给我瞧瞧。”

军官咬着牙关，忍痛把那只脱臼的腕子递过去。宋凤轩接在手中，用另一只手握住军官的手指，抖蛇似的轻轻一抖，就听“咯嘣儿”一声响。宋凤轩傲然一笑，说道：“攥把拳试试。”

军官疑惑地盯着手腕，不敢轻攥。

宋凤轩喝道：“军人死都不顾还怕疼！”

军官吓得一连说了几个“是”，急忙把拳一攥，一惊，又接连攥了几把，疼痛全无，竟然活动如初，惊喜道：“旅长，您真是神手！”

众北洋兵见军官手腕活动，纷纷围拢过来。这个试一把，那个拉一下，军官把手索性举过头顶，在半天空连攥了几把，转了几下，瞅着宋凤轩讨好道：“你们瞅，跟原先一模一样。”

定昌、马凤喜、褚林也吃了一惊，不约而同地相视了一眼。

军官睥了定昌一眼，将手放下，又攥成拳在大腿上接连捶了数下，丝毫没事，不由又冲宋凤轩谢道：“劳您驾了。”

众北洋兵见状也齐声称赞：“旅长，您神手！”

二

宋旅长也斜了定昌一眼，淡然说道：“这还叫神。”说完，一弯身从地铺上拎起一个枕头，仰脸望了一眼天棚上的窟窿，发声喊：“走！”只见那个枕头“嗖”地飞出，不偏不斜正好嵌在破洞中，将窟窿堵了个严实。

北洋兵齐声喝彩：“旅长好功夫！”

“哈哈……”宋凤轩捋了一把络腮胡子，笑道：“你们当是袁大人的兵都是吃素的？”

此话一出口，定昌、马凤喜、褚林都听出来，这话是说给他们听

的。褚林本是个火爆性子，哪受得住这种奚落，说了声：“念哪门子秧儿！”也顺手拎起一个枕头，正要接手使个“飞鹞啄鹰”，却被定昌一把捺住。

定昌悄声叮嘱褚林：“这儿不是恁气的地界儿。”说完，一转身，伸出拇指朝宋凤轩赞许道：“好功夫，佩服！”

宋凤轩淡然一笑，揶揄道：“见笑，比起善扑营的功夫，差老远。”

马风喜已咂摸出宋旅长是在找茬儿，担心再抻下去要出乱子，便朝定昌、褚林暗使了个眼色，说道：“没事儿，咱们走吧。”

定昌答应一声，拉起褚林正要离身，只见宋凤轩把胳膊猛地一横，问道：“报名了吗？”

马风喜点头回道：“报了您哪。”

宋凤轩沉了一下，指着袁世凯长生牌位冲定昌说：“原先在哪儿供着，再放回哪儿去。”

定昌略一琢磨，笑嘻嘻地说：“得，听您的。”说完，上前去拿那块牌位。

就在定昌拿牌位的瞬间，只见宋凤轩倏地一转右腕，使出个“白蛇吐信”，伸手掐住定昌的“内关穴”，脸上却若无其事地笑着说：“请！”

宋凤轩使的这招儿“白蛇吐信”，乃是形意拳的蛇形功夫，内力贯注五指，看似轻柔，实则柔中有刚，静中隐动，蓄有断筋碎骨的力量。

定昌只觉得左臂发麻，似有一条细蛇正顺着血脉往心头钻，不由暗吃一惊。急忙调动内气，截断宋凤轩的暗力，心内惊叹：“好功夫！”意念之下，定昌使出一招儿“黄鹰扑蛇”，化解宋凤轩招术后，紧接着又使出善扑中的“掐搓”，用右手摁住对方的手背，左手翻转，掐腰发力，打算推开宋凤轩的攻势。

岂料就在定昌翻掌的瞬间，宋凤轩竟顺势夺过定昌手中牌位，

往定昌手腕上猛然一砸，接连使出“乌龙出洞”、“鹞子展翅”、“狸猫上树”，崩、劈、扑、钻、砸一连串功夫，逼得定昌连退数步。

定昌虽有一身功夫，但毕竟担心失手捅漏子，招惹麻烦，不敢与宋凤轩较真儿，只是运转车轮步，前后左右闪避。

宋凤轩连发数招儿，见定昌已处下风，愈发来了精神。他索性摘下高筒军帽，连同那块牌位往地一扔，一边接连进攻，一边奚落道：“我当善扑营的功夫多厉害，看来也不过如此。”

北洋兵也跟着起哄，念起秧儿来：“八成是跟师娘练的吧！”

马凤喜、褚林眼瞅定昌连连败阵，又羞又恼，再也憋不住心头火气，将袖口一挽，正要相助，就听定昌怒目冲宋凤轩喝道：“宋旅长，您再逼我，可不客气了！”

宋凤轩略停手脚，冷笑道：“你不客气又怎么样？”说着，脚下使出一招儿“老僧过河”，趁定昌纵身闪避的刹那间，上手已将棉军衣脱下，洒洒脱脱地抛给北洋兵。动作之快，非一般功夫所能比。

定昌落地，拱拳说道：“那我就露怯啦！”话刚落地，定昌已捋住宋凤轩的左臂，紧接着含胸、长腰、送力，腿下已使出一个“撮窝”，将宋凤轩摔了个趔趄。众北洋兵一惊，正替宋凤轩捏了一把冷汗，就见宋凤轩脚下一转，使出形意拳的“金猴攀枝”，解脱了定昌的绊子，顺式又使出“金猴探爪”，借着定昌的力道在定昌肩头狠力一掌，打算把定昌打在地。

定昌明白，宋凤轩使的这两招儿，其实就是善扑的“老切子”，也急忙将脚尖一转，盘算使个“掏腿”，但为时已晚，虽未倒地却连退几步。

宋凤轩冷笑道：“把你的本事全使出来！”话未落地，一个“潜龙出水”，拔地而起，左拳直捣定昌的“膻中穴”，同时左脚并发，狠狠向定昌的“会阴穴”踢去。

马凤喜、褚林看得真切，禁不住脱口惊道：“定昌，留心！”

其实，定昌已一清二楚，明白宋凤轩使的是形意拳的龙形。他

心意不乱，待到宋凤轩拳脚近身，倏地含胸拔背，顿时化了对方锐气。宋凤轩急变换个“飞龙降云”，欲攻定昌下盘。没料到，定昌顺势使出一招儿“倒锁金门”，一双手上扣下劈，反而将对方的一双手死死圈住。宋凤轩见要吃亏，急忙调动内气，连挣了几下，终于没能脱身。他情急之下，提肛溜臀，松胯拧腰使出师传绝招儿“肩打”。

定昌看得真切，此刻，自己的“太阳穴”正对宋凤轩肩头，若是中了这招儿，不死也得重伤。

马风喜、褚林在一旁也看出宋凤轩的用心，眼瞅吆喝不及，惊慌中挥拳冲上，却被北洋兵团团围住。

正危急中，只见定昌使出“降龙回首”，略将头一侧，躲过宋凤轩的肩头，顺势一个“掏腿儿”。这一招儿，方位、力度、身法、步眼都掏拿得恰到好处，另外，又加上借了宋凤轩的力道，两股劲合成一股，登时把宋凤轩掀起半人多高，倏地扔了出去。

定昌眼见手重，正要回拉一把，但为时已晚。只见宋凤轩像似倒了一堵山墙，砸落棉帘，撞开门扇，“咚”的一声，被摔出院外。

定昌正不知所措时，就见宋凤轩躺在地上勃然变色，“嗖”地从腰间拔出一支乌黑闪亮的驳克枪，冲定昌恶声吼道：“你是不想活了！”

北洋兵嚎叫道：“旅长，崩了小丫头养的！”

马风喜、褚林见了寒光闪闪的手枪，立马儿意识到定昌要吃大亏，正要扑上去夺枪，就见定昌一个飞腿，脚上的棉鞋“嗖”地飞出，不偏不斜正打在宋凤轩的手枪上。就在宋凤轩眨眼的工夫，定昌一个箭步蹿到他的身边，摠住宋凤轩握枪的胳膊。几乎同时，马风喜、褚林也如猛虎般扑上，摠的摠，压的压，制服了宋凤轩。

定昌、马风喜、褚林刚松一口气，就听宋凤轩在地上笑道：“甭怕，枪没上火！”

北洋兵见宋凤轩枪没上火，不由一惊，“忽啦”一声冲上来，将定昌、马风喜、褚林摠住。